


 討論

陶渊明与醉石

文/贺林 by He Lin

在研究古代赏石文化发展史时，常有人将晋代文学家陶渊明请出来，也有人专门撰文论述陶渊明在赏石史上的地位，甚至将他抬到“赏石祖师爷”的高度，然而这些都是很值得商榷的。人们之所以将陶渊明与赏石文化联系起来，并非是因为他有什么赏石诗文留世，或者有什么赏石事迹流传，纯粹是因为一方“渊明醉石”。本文拟就“醉石”有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便厘清史实。

一、陶渊明和他的“醉石”



陶渊明（约365年～427年），一名潜，字元亮，号五柳先生，谥号靖节先生。陶渊明一生喜欢饮酒。据称《南史》载有：“先生弃官归，时往为庐山中，醉辄卧石上，其石至今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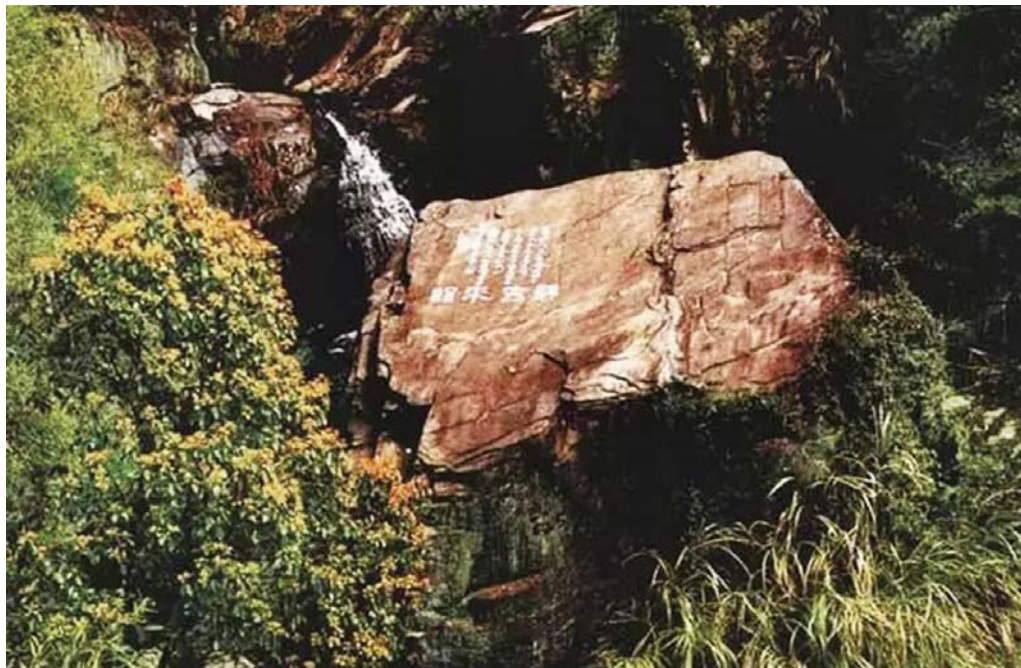
耳迹及吐酒痕焉。”而这段话的来源很可疑。查《南史·卷七十五·隐逸上》中有《陶潜传》，并无上面这段话。另《宋书·卷九十三》《晋书·卷九十四·隐逸》中的陶潜传记和萧统《昭明太子集·卷四·陶渊明传》，是记载陶渊明生平事迹的主要史料，均没有上面这段话。所谓《南史》中有关“醉石”的记载多半来源于后世方志或野史，可信度不高，且非来源于正史，不宜作信史采用。但这段话也并非毫无根据，因陶渊明好酒是事实，饮酒辄醉也多半是真的，醉后卧石的事情应该也是有过的，其醉

石的故事与遗迹就这样在民间流传下来，这才有了“渊明醉石”。

较早记载“渊明醉石”的是宋代诗人陈舜俞。其所著《庐山记》卷二^①载：“又三里过栗里源，有陶令醉石。陶令名潜，字元亮，或曰字渊明……所居栗里，两山间有大石，仰视悬瀑，平广可坐十余人。元亮自放以酒，故名醉石。”

“醉石”又名“醉卧石”“渊明醉石”“陶公醉石”。今天至少有五方石头被认为是“渊明醉石”，分别被称为“星子醉石”“德化醉石”“宜丰醉石”“德安醉石”和“灵龟醉石”。

“星子醉石”位于庐山南麓的虎爪崖下，仄斜在一条名叫醒泉的溪涧上，距离栗里陶村（星子县温泉镇）约1公里。石高七八尺，宽一丈有余，为不规则四方体。它就是陈舜俞所说的“醉石”。石面平滑，石上有宋代朱熹题“归去来馆”和陈舜俞题“醉石”字，石壁刻有“渊明醉此石”，还有明代郭波澄《醉石》诗：“渊明醉此石，石亦醉渊明。千载无人会，山高风月清。石上醉痕在，石下醒泉深。泉石晋时有，悠悠知我心。五柳今何在？孤松还独青。若非当日醉，尘梦几人醒。”宋代诗人程师孟《醉石》诗：“万仞峰前一水旁，晨光翠色助清凉。谁知片石多情甚，曾送渊明入醉乡。”石上还有许



星子醉石

多名人题刻。这块醉石主要是由朱熹认定而出名的，其所撰《陶公醉石归去来馆在归宗西五里》诗曰：“予生千载后，尚友千载前。每寻高士传，独叹渊明贤。及此逢醉石，谓言公所眠……”

“德化醉石”位于庐山以北今九江县马回岭镇。据宋人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一书记载，“江州德化县楚城乡，乃陶渊明所居之地，诗中所谓柴桑者。宣和初，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渊明祠，洪刍驹甫为之记。祠前横小溪，溪中盘屹一石人，谓渊明醉石也。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撷菊酹奠祠下，岁以为常。”德化县即今江西省九江县，楚城乡即今九江县马回岭镇。

“宜丰醉石”在宜丰县今敖桥乡茶头村蔡家自然村的清水桥桥头东侧，宽1.2米，长约2米。它距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“东皋”不足三里。《瑞州府志》《秀溪陶氏族谱》均载：“东皋岭，渊明游息处。今新昌县义钧乡十五都清水桥下古冈山是。”东皋岭即今敖桥乡古冈山。《瑞州府志》《新昌县志》载：“石在古冈山清水桥下，先生酒酣于上卧息，故诗云‘醉卧松下石’，后人呼为渊明醉石。”1946年，

当地群众将石做成碾米的碾子，石虽毁然遗址尚存。历史上也曾有人吟咏这方“醉石”，如明代瑞州知府陶履中《醉石云迷》诗：“先生拼醉处，何事不浮云。枕石曾留梦，衣侵碧藓纹。”清代上高县令沈可培《敖阳竹枝词·醉石》：“游钓人犹说晋贤，雪泥鸿爪自翩翩。重阳谁载松湖酒，漉向清溪醉石边。”词中的“钓”即义钧乡，在今宜丰秀溪、茶头及高家一带。

“德安醉石”在江西德安县吴山乡陶渊明故里宅边。这方大石横卧河边，据陶氏后裔言，大石两边原有两棵大樟树，枝繁叶茂，遮云蔽日，陶渊明常醉卧在大石上，石上隐然有人卧形。此石无名人题字。

“灵龟醉石”即德安县吴山乡蔡河村“灵龟石”，是蔡河村级公路旁一大一小两只天然石龟。其中大者高约2米，乌黑上龟背平坦光滑，有人说陶渊明在家时常携酒醉卧龟石上，石头也被称为“醉石”，村民在石龟上建起了“醉石亭”。灵龟石甚至成了陶氏繁衍发脉的标志。

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醉石呢？这与陶氏故居地

不确定有关，也因为后人的有意附会。陶渊明故里在九江，他一生在九江属地的不同地方居住过。胡思敬在《盐乘》引《陶集杂附》说：“靖节祠，一在柴桑山下，一在南康府学东，一在九江府治东，一在彭泽县治东，一在瑞州府治南，一在新昌县之南山，皆靖节曾经居止之地。”陶渊明出生在德安县，约在晋元十五年（390年）时定居于今敖桥乡，44岁时移居庐山温泉附近的栗里（南村），今天这些地方都有他活动的遗迹。只要这些地方有大石可躺卧，喝醉了喜欢睡在石头上的陶渊明都可能在上面醉卧过，它们都可称为“醉石”，没必要非要认定哪一块是“正宗”。

二、“醉石”的文化影响

“每寻高士传，独叹渊明贤。”在历史上，人们既对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品德所感动，又服膺于他恬淡的田园诗，由此对他的“醉石”行为也十分倾慕。人们在拜访渊明旧宅时，也多半在旧宅附近流连忘返，吟诗题咏，而“醉石”自然也是历代文人们争相题咏的对象之一。

唐末诗人陈光《题陶渊明醉石》：“片石露寒色，先生遗素风。醉眠芳草合，吟起白云空。道出乾坤外，声齐日月中。我知彭泽后，千载与谁同。”唐末五代十国诗人王贞白《书陶潜醉石》：“片石陶真性，非为曲蘖昏。争如累月醉，不笑独醒人。积叠莓苔色，交加薜荔根。至今重九日，犹待白衣魂。”

宋人题咏除上文所引外，尚有陈舜俞《渊明醉石》：“聒聒飞泉清绕石，悠悠天幕翠铺空。是非分付千钟里，日月消磨一醉中。柳絮狂飘荒径畔，菊花仍在旧篱东。水声山色年年好，堪使游人耻素风。”项安世《陶渊明醉石》：“石君匪招陶，陶子岂知石。偶然一醉间，成此千年迹……”

清朝咏“醉石”诗以袁枚《过柴桑乱峰中，蹑

梯而上观陶公醉石》为佳：“先生容易醉，偶尔石上眠。谁知一拳石，艳传千百年。金床玉几世恒有，眠者一过人知否？不如此石占柴桑，胜立穹碑万丈长。”清代陶潜后人陶泰有《醉卧石》诗：“杖藜携酒过斜川，一醉高歌傍石眠。梦觉桃源隐水去，神游柳岸带风妍。羲皇日月余三径，夷皓襟期别一天。江上峰青人不见，飘飘胜似酒中仙。”

醉石，只是一块诗人醉卧过的普通大石，却不断被人拜访和吟咏，成为今天的景点和著名的“文化石”，这完全源于陶渊明孤高淡泊的品格和风流潇洒的行径。

三、“醉石”与观赏石

历史上，一般都把“渊明醉石”作为重要的文化石来加以赏析，而最早将奇视为观赏石的是明代林有麟。他所著《素园石谱》载有：“陶渊明所居东里有大石，渊明常醉眠其上，名之曰醒石。”《素园石谱》是一部赏石图谱，作者林有麟的编撰并不严肃，以致错误甚多，不足为据。他将“渊明醉石”收入书中，并根据臆想绘制了图片，又不知因何故而将“醉石”改为“醒石”，足见其乖谬。

当今也有一些人常将陶渊明拉进赏石队伍里来，称他为“赏石家”甚至“赏石祖师”，并以他的“醉石”为例，这是典型的“拉郎配”，是很不严肃的。

首先，“醉石”仅仅是一方普通的大石，不是观赏石。它只是陶渊明喝醉了酒用来躺卧醒酒的卧具（且躺卧的时令只能是夏天，而不是一年四季），不是用来观赏的。爱好田园风光的陶渊明可能会有点偏爱它，不过这仅仅是由于它可以满足他躺卧的需求罢了。

其次，“渊明醉石”的行为不是赏石活动。陶渊明虽是与石头发生了亲密接触，但其心思全然不在石头上，而是在“我醉欲眠”。我们若将陶渊明

与石的关系诗化，也不过是“谁知片石多情甚，曾送渊明入醉乡”罢了。如果“渊明醉石”也算是赏石活动，则山野村民、牧童竖子比陶渊明更早、更多卧石或眠石，他们不都成了赏石家，甚或是祖师的祖师了吗？

再次，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没有任何与赏石有关的文字，缺少赏石的最直接证据。陶渊明喜欢田园风光，喜欢饮酒，这些均见于其所作之诗中。那么如他爱石，则不会不在诗文中留下痕迹的。

总之，“渊明醉石”是一块重要的文化石，但却并不是观赏石，陶渊明也不是赏石家，更非“赏石祖师”。

那么陶渊明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“赏石祖师”呢？有篇文章就从“人格魅力”“文学成就”和“美学思想”三方面来论证了“陶渊明与中国赏石文化的关系”。那么具有高尚的品格、非凡的文

学成就、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就能成为“赏石祖师”？而孔子不是具有更高尚的品德吗？屈原不是更早的文学家吗？庄子不是更早地提出崇尚自然吗？以此逻辑，他们才更有可能成为“赏石祖师”。该文是“脑洞大开”之“杰作”，不堪卒读，浏览主要观点之后也只有巨汗，这种研究态度极为不严肃得。由此，我呼吁在研究古代赏石文化时，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，要用事实、证据说话；在引用资料时一定要确实，不能人云亦云；观点一定是从材料中自然推演出来的，而不是无根据的臆测。

注：

《汉语大词典》“醉石”条中，将《庐山记》“卷二”误作“卷三”，该错误后多被学界承袭。《庐山记》卷三中也有“醉石”的记载：“过康乐经台又三里，至陶公醉石。醉石复出官道三里，至归宗承天禅院。”

《素园石谱》中的醒石和醉石

